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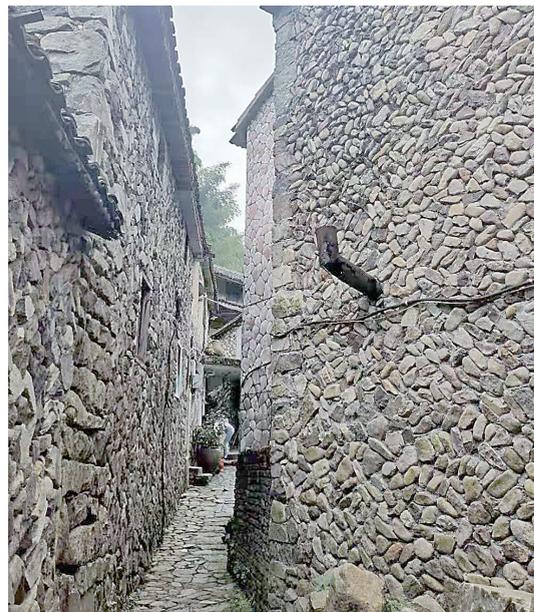


# 又见鹅卵石墙

舒启华



永祥山村的石头屋



安坑自然村的鹅卵石



缙云壶镇山下石头村的石头屋

光。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去的小山村。往昔,在市机关单位工作时,我就曾听同事们说过,永康五指岩山后,有个三合村。这次去实地看看,果然开眼。车子在绕上五指岩云天险路后,过了岭口,忽然开朗,又见一派天地。车路往右转是去山端头自然村。往下坡绕了几个弯,就看见了位于中间川西侧的箬岭下自然村。朋友们说,先到安坑自然村看看。四辆小车直驱该村旁停住。人们下车在小山村转了一遭。这幽静、原生态的小山村旁,不仅有潺潺流水的小山溪,溪流上还有藤蔓缠绕的石砌古桥,水口处还建有一座董氏宗祠。有的房墙上,还留有上世纪60年代的红色标语字体遗痕。村落中间,有砖筑墙楼房,有泥筑墙楼房,还有新建钢筋水泥现代洋房。然而,与现代洋房相反衬的是,有一些房屋由于久无人居而塌毁了,成了墟地残墙,杂草满地,藤蔓缠绕,使人顿觉凄凉。然而转眼之间,忽然使我眼睛一亮的是,看见了

几面鹅卵石砌筑的石头墙,巍然地立在村落之中,有的墙与房都还完好。走近观看鹅卵石砌的墙体,外面的光整度蛮好,石头下部稍大,上部略细些。使我心中禁不住默默地喊出:今生又见鹅卵石墙!既兴奋又惋惜,五味杂陈,心绪怅然。心想,这就是不知名也不会诉说的小山村,客观存在的历史见证物啊!

安坑自然村处于五指岩山峰后两冈夹一沟的北向山川东侧。水流向东阳,转了一大圈,汇入婺江,经兰江、富春江、钱塘江后入东海。该村是个没有污染源,只见青山绿水、小桥房舍、蓝天白云,质朴、深幽、青绿、恬淡的小山村。

休息闲聊时,好朋友立海兄告诉我说:有一次,我与朋友开车到金坑下位村时,由于太平岭公路塌方不能过,不得已,就走中山后安坑自然村这条路,从东阳绕圈到金坑下位。

## 三

岁月时光总会在你身旁悄悄飞过。没有想到,今年的8月11日,我的两个女儿和外孙们要到仙居淡竹去玩水游泳,说预订了民宿,要我们一道去。恰巧,我大妹夫妇俩也一道去,也是女儿预订好的民宿。我们夫妻俩就坐大妹夫与大女儿开的车一道前往。

那天中午,到了目的地下了车后往前走,只见公路旁的一块竖立的大石头上,烫金刻着“沙湾”两字,我不禁脱口而出:啊!沙湾村。我什么时候已来过一次了呀!大妹夫德明当即告诉我说:是去年来仙居采风写诗时,开车曾到过这里。哦,真是上了年岁易忘事,难怪一到这里,感觉既陌生又熟悉。

由于去年来沙湾村时,是急急忙忙地走一走,转一转,印象不深。只记得宽阔的山溪,碧绿的溪流,还有一处谓“心宿”的住住房舍条件比较好,溪流上建有一条绳缆加木板的吊桥。

这次去时间稍为充裕。次日上午,我独自在沙湾村落民居中漫步信游,却发现了该村多处房子的墙体是用鹅卵石砌筑的。村中的老路和宅院旁的空地,也用鹅卵石筑就。这使我蓦然惊奇:

我在异地他乡又见了鹅卵石房墙!我慢慢走近完好的或残剩的几处石头墙察看并拍照。发现沙湾山村的鹅卵石墙,很有一些自己的特点:一是墙体比较厚,基础部位选用的鹅卵石较大一些,其厚度约60厘米至70厘米,上部山墙选用的鹅卵石略小一些,其厚度也有约40厘米;二是鹅卵石选用的质地比较好。不仅其色彩都近似浅黄色,光洁度也好;三是石墙的外表面砌筑,非常齐整平准,近似斧劈刀切。这些筑墙的泥水师傅的砌筑技艺水平是上乘的。

我第一次见到用鹅卵石砌墙砌得如此漂亮的。要知道,砌筑溪流中拾得的鹅卵石墙体的技艺水平,要比砌筑一般岩体块石高许多。砌岩石者比砌块砖的高许多。它不仅要求鹅卵石砌筑过程时,选用的外向面要准确,而且竖式直砌与斜式直砌的用石方向都不尽相同,还要考虑外里石之间互相牵衔问题。如果,有某块较大些的石头面向不准确,就可能导致墙体垮塌,前功尽弃。一般山村民居,一面山墙,大约四五十个平方米,一面后檐墙(以三间算加阶梯)整墙要大约14米长,高约5米,总面积约70平方米,连接一块,谈何容易!所谓“高手在民间”,一点也不假。在那一片兀立于时空的金黄色残墙上,蕴含了先辈民居建筑匠师们深厚力学原理底蕴!十分可惜的是,如今,这种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建筑人文技艺,逐渐失传,走向消亡!

古往今来,古村落中民居的墙体,不论是砖墙、泥墙、鹅卵石墙,它不仅起到阻断周围、屏隔、空间保护人类安全的居住功能,还有调节房屋内外气温的自然透气功效,叫冬暖夏凉。其实际效用年限,要比现代钢筋水泥砖砌体结构长得多。

当今,中国社会进入了大工业化的电子信息时代,农耕文明离我们的生活渐行渐远,或许在将来的某一天,中华大地上的城市与乡村中,村落民居的泥石墙与柱梁瓦的营造文明记忆,将会消失湮灭。

在我青少年时期生活的山乡村落,当时所见的民居房院建筑用材,一般是泥、石、砖、瓦、石灰、木材。村落中的民居群,都是依山地走势平整而后建筑。单体建筑凡是夯土为墙的,其棚头墙是人字形山墙;凡砖砌体为墙的,其前棚头墙为翘角的马头墙。楼房院舍比较大的四合院的规制,单进的也只有横排七间加左右居头共六间为十三间,二进的也只有十八间。最大规制的(老岭脚当时地主老财家的)大宅院,是三进还有前庭院,其建筑群共廿九间。我入小学读书时,常路过那幢大宅院外边东南大路。

有一次,童年的好奇心使我特意跑进去看看,才知道宅院中多数房子仍居住着人,但有些房子已经塌毁了。这个大宅院不开正南门,而是从东西边门出入。前庭院近2米左右高的砖砌围墙内,不见花木,只栽种着一些瓜果蔬菜,给人产生一种其家族已经没落的感觉。与我们村相邻的永利村,有一个更大的宅院,叫“深柳居”,有近五十间楼屋,且木雕技艺很高,显得大气雍华。据说上辈造房者,是个做生意赚了很多钱的一方大贾富商。

1949年前后,一般农户住的民居,多数是五间头、七间头或九间头。我家的祖屋,是朝西的四合院,由太太公手与另一房的族人合建的。我们祖上家族建了六间,另一个家族建了六间,共十二间。出入为东边门和南门通道间。据辈代时间推算,大约是清代后期的建筑,至今有一百五六十岁了。我父辈与我们居住的是东房小轩间与东南正房二间,中有一个西东长方形天井。天井中有古井一口。井口的石井圈,要高出楼房阶沿地面约60厘米。竖井的井壁,用鹅卵石砌筑。井的直径,约有120厘米至130厘米光景。下大上小,深度约有6米。记得上世纪60年代初,为垦山种粮找肥料时,父亲想到了从古井中挖井泥当肥料一事。当时,我们先用两具3米长的两脚木梯对接绑牢,放进古井,然后要我下到井底。井底已曝水,井泥稍变硬。我用塘泥揪挖泥装进木桶,父亲用粗麻索吊拉出井口,先倒在天井里。忙了一天,才将井底泥挖完。第二天,将井泥用箩筐挑到屋南大明堂摊晒。过几天,晒干后敲成碎泥土,挑到山地上当焦泥灰使用下垦,种玉米、番薯,结果当年的玉米、番薯喜获丰收。

祖屋的四面,都筑有砖墙,木结构上加盖小黑瓦。楼上楼下用横梁铺木板相隔,木门木窗。南窗小,又增开东窗,屋内才明亮。离祖屋一小段路,另有一间单独的厨房,没铺楼板。楼梁上堆放柴草和稻麦秆,用于垫猪栏和烧镬做饭菜用。厨房的墙是东面和北面,用泥桶夯泥而成的山墙与平墙,上盖小黑瓦。

言回主题,在山乡村落民居建筑的外墙中,砖墙与泥墙占总村居的绝大部分。也有少数民居宅屋的外墙,是用溪滩中拾来的鹅卵石砌筑而成。

## 二

青少年时代,我在山乡祖屋居住生活期间,第一次见识到用鹅卵石砌筑为墙的房子,是朱姓妙武伯夫妻居住的老屋。

妙武伯的老屋,是靠在下底幢(读ta)四合院西侧而建,朝东两间半。所以,隔老太公祭坛(一间屋的地基),其后檐墙背对我家祖屋。那时,我心里就觉得,砖墙和用泥桶夯土而成的泥墙,是平衡与垂直而构成,是规则构成。因此,历经上百年或数百年不会倒塌。但是,鹅卵石作为砌墙材料,是不规则形,怎么能砌筑到长十几米、高五六米的墙体而历经数十年乃至上百年而不会倒塌呢?实是奇怪。在我们舒宅村落中,用鹅卵石砌墙的,还有两户人家,其中一户是单层厨房;一户是小屋。故居山村中的鹅卵石墙,在我的脑海中,至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。近六十年时光流逝了,妙武伯夫妻虽早已仙逝,可房墙仍坚挺着,印象仍继续存着。

时光飞逝,四季轮回。今年夏天,我们一群“花头巾”诗文好友,前往五指岩的安坑自然村野炊观